二希堂緝齋文詩合編

紫垓題簽

PL
2721
S14
1785
v.1

緝齋文集卷之首

經史講義目錄

周易泰卦
九三无平不陂无往不復艱貞无咎勿恤其孚于
食有福
易經
大有元亨
鼎元吉亨本義吉衍文也
易經

損上九弗損益之无咎貞吉利有攸往得臣无家

益初九利用爲大作元吉无咎

書經皐陶謨

無教逸欲有邦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

書經

亦言其人有德乃言曰載采采

書經洪範

初一曰五行次二曰敬用五事次三曰農用八政

次四曰協用五紀次五曰建用皇極次六曰乂用

三德次七曰明用稽疑次八曰念用庶徵次九曰
嚮用五福威用六極

書經立政

文王惟克厥宅心乃克立茲常事司牧人以克俊
有德

禮記王制

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以
三十年之通雖有凶旱水溢民無菜色然後天子
食日舉以樂

禮記緇衣

子言之曰爲上易事也爲下易知也則刑不煩矣

通鑑綱目

唐太宗問魏徵曰羣臣上書可采及召對多失次何也對曰臣觀有司奏事嘗數日思之及至上前三分不能道一況諫者怫意觸忌非陛下借之詞色豈敢盡其情哉上由是接羣臣詞色愈溫

絹齋文集目錄

卷之首

經史講義

卷之一

奏疏

乞假省親劄子
假滿回京恭謝劄子
乞終養劄子
懇辭　尙書房總師傅劄子

御賜母林氏歐荻延禧匾額恭謝劄子
乾隆丙申十二月初五日七十生辰蒙
恩特加賞賚恭謝劄子
乞假省墓劄子
報明到家日期恭謝劄子
御製文三篇發示覆奏恭謝劄子
途次捧到回摺恭謝劄子
抵京恭謝劄子
熱河回京恭謝劄子

乞休致劄子
報明抵家日期恭謝劄子
御製文四篇發示覆奏恭謝劄子
御製詩發示並　賜節物覆奏恭謝劄子
卷之二
頌　雅
平定準噶爾頌
皇上五旬萬壽頌
聖母皇太后七旬萬壽頌

聖駕四詣盛京恭謁
祖陵禮成頌
皇上肇建辟雍釋奠講學禮成頌
平定兩金川大功告成雅

卷之三

賦　策　論

聖駕六巡江浙賦
天行健賦
齊七政賦

太衍虛其一賦
文以載道賦
律呂相生賦
四海以職來祭賦
壁中聞絲竹賦
御試聽言考實策
御試治必有爲而後無爲論
御試守道論
卷之四

書

與莊復齋書
答方望溪先生議禁南洋商販書
答胡生翹元書

序

聖主六旬萬壽序
經畬堂全集序
陳北溪先生文集序
尊聞錄序

中州試牘序
重刻中州試牘序
江西鄉試錄序
木杭集序
陶太常時文序

卷之五

序

家譜序
莆田白沙西坂蔡氏族譜序

郡侯蔣公調任臺灣德政詩序
宛舫居文集序
送莊詒亭歸養序
李雍石傳序
閩粵唱和詩序
今雨堂詩集序
邱彩倬文稿序
湘江黃氏試草序
葉學海文集序

張朝舉七一壽序
閭安楊君八十壽序
石麓林君六十壽序
雷母巫太夫人七十壽序
邵母孫太宜人六十一壽序

卷之六

記

平和安厚書院記
重修漳州督學使院考棚記

重修漳浦懷德書院碑記

墓誌銘

叔父納山府君墓誌銘

光祿大夫總督倉場戶部左侍郎水南彭公墓誌銘

朝議大夫福建臺灣府知府武定李君墓誌銘

亡弟瞻亭墓誌銘

知臨潁縣琢菴張君墓誌銘

修職郎文臺林君墓誌銘

奉政大夫拔亭朱君墓誌銘
參賛大臣福建陸路提督世襲輕車都尉又一
雲騎尉萇溪藍公墓誌銘
鄭近菴墓誌銘
葉母曹太君墓誌銘
卷之七
墓表
副都御史巖溪傅公墓表
兵部尚書閩浙總督覺羅滿公墓表

傳

誥贈光祿大夫大學士柏巖長公家傳
彊恕林先生傳
奉政大夫工部屯田司員外讓亭莊君傳
從弟太學生遜冲家傳
連氏四節婦傳

文

祭副都御史翠庭雷公文
哭從弟亦飛文

哭軒女文
行述
誥封太夫人　旌表伯孝顯妣林太恭人行述
翰林院庶吉士伯兄青巖先生行狀
誥封一品夫人亡室何夫人行畧
卷之八
跋
御製全韻詩恭跋
御製　文廟碑文恭跋

御製平定回部戰圖詩恭跋
御製古稀說恭跋
御製熱河　文廟碑記恭跋
欽定淳化軒重刻閣帖成恭跋
欽定重刻淳化閣帖釋文恭跋
御製文淵文源文津文溯四閣記恭跋
御製讀易繫辭上傳第五章書義恭跋
雜著
直隸河圖說

丹仁說
繼嗣說
三不可得說
莽大夫辨證
修譜紀疑
興教寺盂蘭會小引
批示監生東帶呈
袁了凡先生訓子書後
胡曉山試藝題後

書吳茂三訓蒙輯要卷後
書周易明辨錄後
書沈艮思春秋三傳明辨錄後

緝齋文集卷之首

漳浦蔡　新葛山

經史講義

周易泰卦

九三无平不陂无往不復艱貞无咎勿恤其孚于食有福

臣謹案天人治亂之機其微矣哉欲治而不亂者天心之仁愛也不能有治而無亂者氣數之乘除也懼其亂而保其治者人事之所以維氣數而體天心也

自盈虛消息言之則天心有時不能勝氣數以制治保邦言之則人事亦有時而符天心謂數不可逃六月雲漢之詩何以光復舊物謂時有可恃開元天寶之治何以不克令終知此意者於泰之三爻見之矣夫泰極盛之時也三亦猶陽長之候也聖人於否至四而後有喜詞於泰當三而卽多戒懼慮患之意深矣葢天下之亂也不于其亂而生于極治之時何也開創之始國勢方興人心未固君若臣早夜孜孜無非爲天下謀治安爲子孫措磐石其精神之所周貫

天人實繫賴之履泰以後上恬下嬉漸忘其舊君以聲色逸遊爲無害民生臣以持祿養交爲安享暇豫進諫者謂之沽直遠慮者謂之狂愚其上下之精神謀畫莫不狃目前之安而圖一己之利夫圖一己之利者未有不貽天下之害者也狃目前之安者未有不來後日之悔者也則堂陛之玩愒其一也開國之初簡節疎目網漏吞舟之魚而吏治烝烝不恃法也昇平以後巧僞漸滋則文網愈密以繁文縟節爲足以黼黻太平以科條律例爲足以釐剔姦蠹由是百

里之命可寄而顆粒銖兩之出入不敢專焉鈞衡之司可秉而是非輕重之權宜不敢問焉使其君子無所恃以盡設施其小人有所援以售巧偽行之既久人人但以簿書期會為盡職而立法之初心設官之本意茫然莫辨矣則政令之煩瑣其一也國以民為本民以食為天當泰之時民物滋豐而民之游惰耗之俗之侈靡耗之朝廷之徵斂愈密經費日增耗之古者以庶而致富後世則以庶而愈貧古者論貧富於民間後世則計贏絀於內府古者制國用量入以

爲出後世籌度支則因出而經入由是雖有恤民之令而民不見德徒有足國之計而用不加饒則物力之匱竭其一也人才者國家之元氣撥亂之世尚功致治之初尚文皆有經世之遠猷泰運既開承平日久朝廷漸厭讜論士大夫諱言風節拘牽文義以爲學熟習圓通以爲才卑順柔詭以爲德靡曼繁縟以爲文俗以此爲尚家以此爲敎莫不漸染成風揣摩干進夫貴之所向賤之所趨也家之所修廷之所獻也在朝無骨鯁之臣工則草野之誦讀皆市心矣居

鄉無廉隅之砥礪則登進之事功皆苟且矣則人才之委靡其一也風俗者盛衰之本源當泰之初其室家婦子里黨閭巷多有敦龎安集之思厥後生齒繁則家庭之詬誶日起生計迫則里巷之任恤漸衰商賈之豪奢逾仕宦狙獪之險健欺善良朝廷敦寬大之政然法行於愚戇而疎於奸民是長其桀驁之氣也吏治博安靜之名而蠹胥之弊竇日啟雀鼠之案牘常懸是釀其刁悍之習也則風俗之澆漓又其一也此數者或由矯枉之過正或因時勢之遞遷皆人

事與氣數相因而至者也聖人知其然故於泰之三爻即戒以无平不陂无往不復霜雖未冰月已幾望誠甚懼乎其孚也然可謂之氣數人事而不可謂之天心蓋天心之仁愛甚矣自古雖當衰亂之運其君臣能恪謹天戒側身修行則天猶未有不予之以治者況其未雨之綢繆乎誠使爲人君者凜兢業之小心存無虞之儆戒念六月雲漢之詩鑒開元天寶之事廟堂之上恪恭震動百爾臣工惟懷永圖罔敢玩愒以逆天庥然後崇簡易敦大體重責成戒叢脞則

政令不煩矣省浮費戒屯膏修地利薄徵稅則財用不匱矣審好尚公賞罰獎忠直黜浮華則人才咸奮矣敦孝弟重農桑嚴豪猾清獄訟則風俗還淳矣保大定功和衆豐財有苞桑之固無復隍之憂豈不於食有福哉而必自君心之無玩愒始則欲盡人事以體天心而維氣數者誠不外艱貞之訓歟

說得汗出令讀者劌目怵心 勾山陳兆崙

易經

大有元亨

鼎元吉亨 本義吉衍文也

臣案占詞之義莫美於元亨惟卦名下或有之爻則不得一焉然他卦皆於元亨之下繫以他詞則猶有戒慎之思儆勉之意也無所繫而以元亨盡全卦之義者惟此二卦而已其故何也易之義莫大於用賢二者皆用賢之卦也解大有者謂其時民物清宴海內乂安輿圖物力式廓增阜爲有之大然而泰懼復

陞豐虞日中聖人於此未嘗無戒詞也解鼎者謂以木巽火爲民食之資然而噬嗑用獄觀頤貞吉聖人未嘗於此無勉意也惟夫子觀卦爻之詞合文周之意一則以遏惡揚善爲順天之本一則以大烹養聖與享帝並稱則二卦之義可知矣大抵陽爲君子大有以虛中之君五陽應之是衆正彙征之象也初之無交未遇於時則然耳二之以載自任以天下之重也三曰用亨有承宣之寄也四曰匪彭無僭逼之嫌也此大有之臣也五六皆君道厥孚以信君子威如

以待小人而總歸於履信思順以尚賢而獲佑其爲
元亨孰甚焉鼎之爲卦雖以烹飪爲用正位爲體然
命非賢不凝民非賢不養也其在頤亦曰聖人養賢
以及萬民故因才器使或轉敗以爲功或因賤以致
貴則顛趾出否之說也凡厥庶民無有淫朋人無有
比德則我仇不卽之說也上有求賢之君則下無遺
逸之士方雨虧悔而雉膏可食也大臣有以人事君
之誠則在位無力小任重之慮折足無傷故公餗不
覆也然要惟黃耳之尊有以廣其明目達聰之用則

金玉之鉉自各盡其翼爲明聽之資其在上曰大吉
无不利與大有上九同詞則其元亨又何疑焉夫恃
法度以爲治者法久而必變井田封建其道不行於
後世況其下者乎恃勢力以爲治者勢窮則必絀秦
始隋文其盛不能以再傳況其次者乎故自古未有
無賢人而可以致治者亦未有有賢人而不治者也
旣爲用賢之卦聖人又何多詞焉外此惟升亦用賢
之卦故亦曰元亨雖其下尚有餘詞然皆以足元亨
之義而無他戒聖人之意深矣坤又聞之知人則哲

惟帝其難自古未有不樂求賢以自輔者然或用之而未必當有之又患不知將何道以致之 臣謹繹二卦之義而知其要在於君德之誠而其機莫先於近且貴者二卦之上體皆離離者明也君道之所尚也故曰剛健而文明又曰巽而耳目聰明而獨於五象一則曰信以發志一則曰中以爲實曰信曰實皆誠也誠則明矣三四皆大臣之位三公侯之卦四近侍之臣也用亨者無弗克之小人則行塞無悔矣匪彭者無陰邪之黨援則形渥無羞矣元祐人才之盛成

於司馬光天寶衆正之消基於李林甫賢路消長之機視大臣之賢否所謂堯舜之智而不徧物者亦先知其近且貴者而已矣

一經揭出便成確註覺王褒頌不須復作　勾山陳兆崙

易經

損上九弗損益之无咎貞吉利有攸往得臣无家

益初九利用爲大作元吉无咎

臣案朱子本義謂損下卦上畫之陽益上卦上畫之陰爲損損上卦初畫之陽益下卦初畫之陰爲益是損之上九受下之益者也損卦之主爻也益之初九受上之益者也益卦之主爻也既爲二卦之主爻則上九當言益上初九當言益下矣今考二爻之詞於損之上專言益下於益之初獨言益上者所以深著

君民一體之理上下相關之故聖人之垂訓深矣蓋人君一身受天下之益必思所以長享其崇高富貴而動天下以愛戴歸附之誠者舍益下奚以焉攷之周禮大司徒所掌辨之以土宜安之以本俗養之以保息聚之以荒政凡所以為下計者至周且悉而其所以益者又皆藏富於民無解衣推食之勞而自有家給人足之樂此弗損益之道也何咎之有然或煦煦為仁從事於移民移粟之間其道不足以行遠其心不能以入人雖其補苴罅漏亦或有救於時而究

不勝其專利狹小之見其於不言有無之意合四海
爲一家聯兆姓爲一體者未有聞也故又曰貞吉利
有攸往得臣无家漢武帝之平準均輸可暫而不可
久非貞吉攸往之道也唐德宗之瓊林大盈知聚而
不知散是有家無臣之道也曷足貴乎至若居下而
受益於上者大澤非可倖邀殊恩豈容非據是必勞
瘁有所不辭利害有所不顧身家有所不恤而凡知
無不爲爲無不盡此大作之道也然又恐志大而才
小任重而謀疎有忠君之心而無濟世之策亦徒足

以速謗而增戾耳豈所稱元吉无咎者乎益上之於
下猶父母之於赤子下之於上猶手足之於腹心也
父母之於子未聞有以家計者即罄其家之所有以
與其子而父母不惜也損上之得臣无家父母之志
也手足之於腹心未聞有以六作爲勞者即竭其振
作之勤以奉腹心而手足不靳也益初之利用大作
手足之誼也君民一體之理上下相關之故聖人於
損益之初上二爻觀其深矣
講損益大指已盡宣公奏議得此引伸其義更暢

然皆直捷了然句下非鄭賈之說經也勾山陳兆崙

書經皐陶謨

無教逸欲有邦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

眞德秀曰所謂教者非昭然示人以意嚮也逸欲之念少萌於中剥天下從風而靡矣又曰舜以大聖之資安有可戒之事而益以怠荒戒皐以逸欲戒禹又以傲虐戒豈憂其有是而預防之耶抑知其無是而姑爲是言耶人心惟危自昔所畏雖聖主不敢忘操存之功大臣事聖主不敢廢規儆之益後之君臣宜示以爲法

臣案唐虞之世臣之於君規儆之意多而頌揚之詞少其見於經者帝德廣運益之所以頌堯也然亦在舜即位之後後世之公言也不聞堯之時有此也帝德罔愆皐陶之所以贊舜也然亦舜以明刑協中讓功於皐陶故皐陶以好生之德歸美於舜善則歸君之義也外此則所謂贊頌者無聞焉而戒愼儆惕之詞不一而足至皐陶此篇明示以逸欲之不可開兢業之不可忘而萬幾之不可曠則信乎爲君之難也夫自公卿大夫以及士庶莫不各有當爲之事則莫

不宜存兢業之心宜戒逸欲之萌然不過一身一家焉耳一官一職焉耳豈若人君爲天下臣民之主四海之廣兆民之衆政令之繁皆仰賴焉苟稍有自暇之思則萬幾之來日積月累欲姑置之則見紀綱之不振將分委之又慮威福之潛移故自古明聖之君惟無逸而已矣無欲而已矣逸者欲之漸欲者逸之根也何以克之敬而已矣兢兢業業敬之至也葢逸欲之萌初或以爲無關於政治之大無害於臣民之故然莫不始於微而終於著始於細而終於鉅始多

因一念之自恕而終漸至衆欲之交攻其性情心術必有潛移默奪而不可過者生心害政發政害事甚可慮也惟敬則以天監爲必不可欺以民情爲必不可愚以清宴昇平爲必不可恃以水旱災祲爲必不可忽以左右近習爲必不可狎昵以聲色貨利爲必不可邇殖雖在紛華波動之中幽獨得肆之地而所以兢兢業業持守此心者未嘗敢有須臾之忘此堯舜以來相傳之心法也三代以下不無勵精圖治之主然不敬則不純漢武帝建元之治是也不敬則鮮

終唐明皇開元之治是也不敬則多擾宋神宗熙豐之治是也其柔闇之君固不足以語此即負不出世之資具大有爲之志者亦每每如此此無他兢業之心微而逸欲之念錮於中也抑自古未聞有以逸欲教人者而皐陶顧以教有邦爲言何也葢天下之從好不從令也久矣人君誥誡號令或重巽以申而人不從至於心術嗜好之微動作起居之細有外廷所不得知而天下從風而靡者有諸內必形諸外獨之不可掩如此也此皐陶所爲惓惓也夫舜大聖人也

有虞之天下至治安也而廷臣之所以進戒者至極之於怠荒傲虐甚之以朋淫殄世類皆中主所不肯爲而亦若危亡之立至者不已鄰於詆誣近於毀謗乎乃諸臣苦口陳之舜虛懷受之上下之間無少疑忌蓋深見夫天命之不易人心之惟危而戒懼之不可以怠也後世臣心益靡主極日隆大臣無有格心之論人君不聞逆耳之言泄泄自安委蛇朝右夫明主在上羣臣將順之不暇此李林甫所以誅唐元宗也豈足法乎惟漢汲黯之於武帝唐魏徵陸贄之於

太宗德宗庶幾近之武帝多欲德宗猜疑非能聽言者獨太宗從諫如轉圜然於魏徵亦嘗怒之曰會須殺此田舍翁而於封德彝宇文士及則明知其佞而用之此以見厭直好諛非獨拒諫之君爲然亦明主所不免也或又謂人君開諫諍之門奬敢言之士則臣下爭爲激切之論以釣直聲而取世譽徒使求言納諫之君轉而厭聞激聒之論亦勢所必至者然此則論語有之矣曰不以言擧人不以人廢言其言而是則行之使之知勉言而非則置之使之知愧廓然

大公物來順應不奪臣下之名而凡臣下之名皆君上之名也若未問其言之可採與否而逆計其心之有爲而來則忠讜之路必有逡巡而不進者不幾於因噎而廢食乎且人旣日以正言告其君則必不敢顯以邪行示於衆君旣虛公採納而予之以名則臣亦必天良感動而報之以實是始而希譽旣而避毀終而革心矣此又以善養人轉移風化王道之大者也其善氣之薰蒸太和之翔洽於以迓天休而邀景福不難矣臣故因唐虞交儆之意而並論之云

於首句往復言之一意百折王文成所謂良知只是一點赤歷歷底是也　萬幾幾字向來滑口只作事字看不知幾乃未形而必至者故以此規聖若再合幾字闡發首句當更警動　勾山陳兆崙

亦言其人有德乃言曰載采采

臣謹案觀人之法德與才而已矣德者就其身言之所謂行有九德言其人有德者也才者以其事言之所謂載采采者也先儒釋之以爲論其人則曰斯人也有某德言其德則曰是德也有某事又曰人之行凡有九德言人之有德者必觀其行事如何誠有見於唐虞之取人必才全德備體用兼優然後爲純品也抑臣考其文義按其本末輕重之倫而知皐陶立

言之意固非漫無先後於其間也葢德者本也事所從出者也事者末也德之見端者也世固有有德而短於才者然亦不過拘慤謹愿無大設施耳非若有才無德之徒其本既失其事雖或可觀舉無足信也觀人者亦言其人大槩有德乃可驗其某事某事之善若徒即事以求之未有不失之者也宋臣崔與之曰天生人才自足供一代之用惟辨其君子小人而已忠實而有才者上也才不高而忠實存者次也人君求賢豈不欲盡得其上者用之而不可必得則以

其才浮於德也毋寧德浮於才唐虞之世方鳩僝功終於擯棄而漢唐宋以來小人接踵而起者皆信之於一二事也且夫小人而至威權氣燄足以籠絡臣民使一人惟吾言之是聽而爲所欲爲者非實有英奇幹濟負出羣之資者不能昔司馬光欲復差役期以五日同列病其太迫知開封尹蔡京獨如期奉約光喜曰使人人奉法如君何不可行之有呂惠卿知大名鐵騎過洛寂不聞聲詰旦伊川乃知之嘆曰其才亦何可掩也故自古未有無才而能爲眞小人者

亦未有無才之小人而能害人家國者也幸而遇精
勤之主明察之君權無旁落術不盡售雖時露其巧
計逢迎亦終有所逡巡畏縮而不得逞此封德彝宇
文士及不能爲害於唐而丁謂王欽若未至貽毒於
宋也倘或喜其英奇而樂其幹濟勢且入其術中而
不悟就使不竟其用猶將爲安石之禍宋若一任其
設施展布俾得逞其陰賊險狠之才幾何不爲
之治泰乎夫安石毅然復古欲興三代
時度勢坐收六國之全亦豈後世瑣瑣

私所可比者而其害已彰彰如此此虞書所為重有德也

體味經文一乃字悟出遂如長煙裊空望之無極

勾山陳兆崙

宋神宗嗣位之初卽云方今天下以理財為急時安石在下位聞之以為取宰相在此矣避小人言利之名故託於質劑出息以二典無言利語難以証致君堯舜之大言故稱周以周與堯舜尙屬一路故耳附識於此

書經洪範

初一曰五行次二曰敬用五事次三曰農用八政次四曰協用五紀次五曰建用皇極次六曰乂用三德次七曰明用稽疑次八曰念用庶徵次九曰嚮用五福威用六極

蔡沈曰此九疇之綱也在天爲五行在人爲五事以五事參五行天人合矣八政者人之所以因乎天五紀者天之所以示乎人皇極者君之所以建極也三德者治之所以應變也稽疑者以人而聽於天也庶

徵者推天而驗之人也福極者人感而天應也

臣案九疇之文原本洛書之數所謂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爲肩六八爲足者也五居其中謂之皇極其本末有序其先後有倫先儒論之詳矣而對待之義鮮有及者臣嘗繹之其法以君心爲本上下四旁備列天人以監觀省察互成其用君天下之大法精而且備矣何則五行者天道之始也福極者人事之終也天以健順五常化生萬物嚮之者福背之者威王者嚮明而治賞以春夏刑以秋冬其協於極者則

罰賞所加也而富壽康寧必及之其罹於咎者則刑罰所施也而憂貧疾弱必及之是聖人之與天共治也故一與九對而五行福極位焉五事者修身之要人事之本也庶徵者感應之幾天道之著也人君一念之敬必形於外則凡正身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萬民者相因而至和氣之所以致祥也一念之肆亦必形於外則凡作於其心害於其政發於其政害於其事者亦相因而至乖氣之所以致異也乃範約言之曰肅乂哲謀聖則爲時爲若者應焉曰狂僭

豫急嘗則極備極無者應焉所以深著其感應之機
徵召之速甚微而可畏也自古明聖之君必於此而
念之是聖人之以天自治也故二與八對而五事庶
徵位焉八政者治世之大端布於人也稽疑者神道
所設教謀之天也蓋王道之原明則有禮樂幽則有
鬼神惟明有禮樂故聖人不敢矜無爲之治而食貨
賓師命官分職之事從斯而起所謂建諸天地而不
悖者也惟幽有鬼神故聖人不敢矜睿思之智而著
龜卜筮三兆五古之法從斯而立所謂質諸鬼神而

無疑者也是聖人之本天以前民也故三與七對而
八政稽疑位焉五紀者欽若之意後天奉天也三德
者君師之任以人治人也萬物幽鬱沉滯之氣生於
陰陽之愆伏而黙化於歲會之中和人心偏陂頗側
之端起於剛柔之互勝而無不可偕於正直之大道
故五紀布而歲功成則風雨露雷無非教也而歲月
日時星辰象數莫不順序矣三德敷而萬民化斧鉞
弓旌無非教也而沉潛高明強弗燮友胥受裁成矣
是聖人之與天同功也故四與六對而三德五紀位

焉總之皆建極也故皇建一章言皇建其有極即申之以錫極保極協極作極會極歸極而不言建極之義者八用總歸一建也以五事修身以八政理物以三德立中和之紀以威福持賞罰之公天子行之則爲道義庶民遵之則爲道路由是經之以五行故材不匱也叶之以五紀故序不紊也參之以稽疑故民聽不惑也驗之以庶徵故事行有考也易大傳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其以此歟然則河圖虛太極於八卦之外而洛書獨列皇極於九疇之中者又何

也蓋太極天道也惟不離乎陰陽故能爲萬化之樞紐皇極王道也惟不離乎事物故能爲四海之會歸此以見天人繫屬之故有相維而不相離者範之深意也抑又考之皇極一章不汲汲於庶民之淫朋比德而獨於凡厥正人三致意焉俊民何與於庶徵而言庶徵則以用章爲平康之本秉彝無關于五福而語五福亦以好德居考終之先此又皇降之衷陰騭之意所最先者故其丁寧垂訓如此大學平天下之道在於用人錫福之君所宜深念焉

歐陽子云讀易者如無書此又讀書如易矣天乃錫洪範九疇今日始得明白吾師乎吾師乎　勾山陳兆崙

書經立政

文王惟克厥宅心乃克立茲常事司牧人以克俊有德

蔡沉曰文王惟能其三宅之心能者能之也知之至信之篤之謂故能立此常任常伯用能俊有德也

眞德秀曰文王之宅厥心卽大禹之謂安止蓋用人乃立政之本而宅心又用人之本也

臣案人君之道莫大於用人故此篇專言任用賢才之道而以立政名篇其卽所謂有治人無治法者歟成周之隆人才之興莫盛於文王詩所稱濟濟多士

文王以寧者也而周公述之惟曰克厥宅心則知克宅心者立政用人之本也考之傳註蔡氏以爲知之深信之篤卽上文克知三有宅心而非謀面訓德之謂眞氏又以宅心爲安宅其心故能立此常事司牧之人皆賢而有德者說各不同臣以爲二者於用人之道各有攸當而探本窮源則眞氏之說爲尤得其要也葢君之於臣用之則必信之唐虞之世工虞水火典禮教胄各有專官周禮六卿分職各率其屬上無猜嫌疑忌之心而下亦無揣摩迎合之見然後得

以各盡其職而克奏厥功此皆由人君克知灼見素定於未用之先故釐工熙績收效於臣下者如此其大也然古稱知人則哲惟帝其難則所謂克知灼見者又豈無本而然乎唐太宗曰人主惟有一心而攻之者甚衆夫君心者邪正消長之所關而用舍予奪之標準也自古不乏旁求俊乂勵精圖治之主然隱微念慮之間或遷於貨利而頭會箕斂之士進矣或移於聲色而音樂玩好之術售矣或萌於嚴刻而繁刑峻法之徒用矣或出於好大喜功而拓地開疆窮

兵黷武之說至矣益見可欲而卽動者未有不卽以所欲中之者也如此而望用人之皆當行政之無失常事司牧皆克有德也其必不能且使爲臣下者而顯然爲聲色貨利嚴刻喜功之說則中材以上之君皆知擯棄惟其或稱足國或言安靜或以爲更化善俗或以爲居安思危大都亹亹動聽遂使人主誤聽而誤用之苟非秉志清明宅心安固未有不爲所蔽者是故暴德或近於義德逸德或鄰於容德彼羞刑暴德之同厥邦庶習逸德之同厥政者亦曷嘗不自

謂不敢替厥義德而自謂從容德者乎是知君心一動而壅蔽隳之所謂王道原於誠意本於慎獨者寔帝王傳心之大法而非寡效之迂談也臣故曰眞氏之說爲尤得其要也

如此歸根誠意慎獨乃實從肝膈中流出非離事言理痛癢不關也周情孔思一往而深勾山陳兆崙

禮記王制

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以三十年之通雖有凶旱水溢民無菜色然後天子食日舉以樂

臣案國以民爲本民以食爲天自古帝王未有不以民食爲先者然使必解衣推食家給而人賜之雖堯舜猶病是故順天之時因地之利導民之力三代以來未之有改也考之周禮如散利薄征賑窮恤民諸政非不盡善然其取於不匱之府藏於不涸之源者

則莫如餘一餘三之可恃也或謂三代以前民無甚貧亦無甚富終歲勤動僅足供一家之食亦焉得人人而有餘一餘三之積乎臣謹稽之古制按之當今之則約畧計之而知其不誣也周制六尺爲步步百爲畝一夫受田百畝程子以爲當宋之四十餘畝若以周尺計之爲今之二十餘畝歲可得穀五六十石此其入數也周禮民食月自二鬴以至四鬴今以八口之家計之日食米不過四升計歲食米爲今之十有四石四斗穀數倍之爲二十八石有奇此其食數

也以所食之數準之所入之數僅居其半而其時民俗儉朴布帛取之樹桑蔬菜取之園圃雞豚取之孕畜冠昏喪祭賓朋燕享各有限制歲費不過十石計可餘穀三之一積至三年適敷一年之食此臣所謂以今準古約畧計之而知其必有者也或又謂三代之世地廣人稀後世田不加闢而戶口日增勢必不能臣又竊以爲不然夫天地之所產自足以供天下之食以人數之漸多而疑天地之不及未可爲定論也況自堯舜以至成周千有餘年聖君代作休養生

息雖夏商之季亦不聞有殺戮攻戰之事文武成康繼之分田制産食時用禮男女以正婚姻以時不宜民數之尚少戰國以後秦項三國六朝五季經數兵燹不宜民數之較多也臣謹按王制方百里者爲方十里者百爲田九十億畝山陵林麓川澤溝瀆城郭宮室塗巷三分去一其餘六十億畝是大國地方百里爲田萬井去三之一爲六千三百井實五萬四百戶次國半之爲二萬五千餘戶小國又半之爲一萬二千餘戶成周盛時千七百餘國戶不下三四千萬

雖有上地中地下地之殊一易不易再易之分未必
地各爲井井各八家然槪從減數大率亦不下三千
萬此其可攷者也兩漢極盛民數不過千六百七萬
餘戶唐天寶十三載亦僅九百六萬九千餘戶卽使
隱匿逃亡詭寄脫漏槪從增數亦不及二千萬由此
觀之西周之世民數固不減於漢唐而自漢武拓地
開疆以來土田又實浮於古也亦何入滿之足患哉
誠使仁聖之君念稼穡之艱難思民生之不易力圖
邦本深計治安遊惰何以復業貧富何以相通田野

闢矣而穀何以不加裕年歲登矣而戶何以少蓋藏溝渠畎澮之未修沃壤亦等於石田也吉凶賓嘉之無等多藏可至於立匱也官吏知催科而忘撫字則胥役皆耕耘之擾也小民輕菽粟而重金錢則膏腴亦別種是圖也其當寬以示教者則如月吉布令正歲讀法而不爲迂其當嚴以示罰者則如宅不毛者有里布民無職事者出夫征而不爲刻因地制宜隨方立政而又清心節用正本澄源使旱潦無災百穀順成以一人而養天下斯以天下而奉一人玉食萬

方日舉以樂豈不休哉

禮記緇衣

子言之曰爲上易事也爲下易知也則刑不煩矣

臣謹案樂記曰大樂必易大禮必簡樂至則無怨禮至則不爭是易簡者禮樂之端而禮樂者刑罰之本也易繫傳曰乾以易知坤以簡能天地惟易簡故五行之吏四時之官各司其職而寒暑晝夜長養收藏視此矣聖人惟易簡故命官分職選賢授能各舉其事而有親有功可久可大視此矣此政簡刑淸治道之所以隆也後世人不足而問之法法不足而濟以

刑上疑下之難知而故爲不測以神其術多爲防閑以定其志下疑上之難事而爭爲揣摩以迎其機巧爲隱匿以逃其罪其始也起於上下之相遁其究也必至上下之相蒙易事易知而兩無當矣夫法制禁令聖王之所不廢故曰徒善不足以爲政然要皆以人用法非以法用人也以法用人毋論法未必盡行即使令行禁止而商鞅終不可以治秦毋論法未必有合即使引今酌古而王安石終不可以治宋無他弊常生於所防之外而情每拂於用法之中也昔汲黯

奉使以便宜持節發河南粟賑貧民寇準欲擢指揮使吏以例籍進準曰用牙官尚須檢例安用我輩是二事者下不以此自疑上不以此爲罪誠有得於易事易知之意者也若必胥天下而納之於科條律例之中則爕理鈞衡之職掌幾何不等於吏胥而學士大夫之繩束且將自同於輿隸政體有虧而廉隅日頓正蘇洵所謂以天下之大而無可信之人國不足以爲國者也是以人主於此章好愼惡信賞必罰使爵不瀆而民作愿刑不試而民咸服汲汲於辨人才

而不汲汲於講法令是緇衣命篇之意也夫

淸疎之筆能直達其所見　勾山陳兆崙

通鑑綱目

唐太宗問魏徵曰羣臣上書可采及召對多失次何也對曰臣觀有司奏事常數日思之及至上前三分不能道一況諫者怫意觸忌非陛下借之詞色豈敢盡其情哉上由是接羣臣詞色愈溫

臣謹按有唐賢君莫有過太宗者太宗之德以納諫爲首稱史冊所載如孫伏伽戴冑之執法以爭無殊於張釋之皇甫德參之激切上陳不異於汲黯帝皆優容嘉納可謂盛德矣而魏徵猶勸帝假詞色以受

盡言者太宗以神武定天下卽位之初置館殿側聚四庫書二十餘萬卷選天下文學之士令更日直宿講論前言往行商榷政事其天資英邁博識古今當時廷臣才識未有能幾及之者也意其臨朝之際或不免有神聖文武之資稍形於詞色故孔頴達以爲位居尊極炫燿聰明則下情不達諸臣召對之多失次三分不能道一其以此歟然此猶就陳事者言之未及乎怫意觸忌而諫者也怫意觸忌而諫者人臣之所極難也顯言之則近於賣直諷言之則鄰於刺

譏援引言之則疑於迂疎激切言之又幾於毀謗總之皆逆耳也夫君之於臣上下至懸殊也臣之爵祿君所賜也榮辱君所定也不寧惟是卽身家性命亦君所成全也旣已托命於君誰不願爲將順以自結於媚茲而獨甘爲逆鱗以嘗試於不測必其實有忠愛愷惻之忱不容自已者也不然則其賦性戇直者也不然亦其顧名思義者也不若是巧者必揣摩以迎合拙者亦緘默以取容矣李絳之對憲宗曰人臣死生係人主喜怒誰敢發口諫者就有諫者皆晝度

夜思朝刪暮減比得上達十無二三與徵所言意正相類是以聖明之君邇言在所必察陳言有所不厭言及主躬不嫌於過當言及時政無妨於過激卽有一二無稽弗詢之說亦第勿聽勿庸已耳夫豈無狂愚不知大體以自觸罪悔者賴聖哲以免也太宗惟能聽受故羣臣上書亦多可采而貞觀之時號稱盛治況由此而上之爲夏禹之懸鞀置鐸大舜之善與人同又有大焉者乎然則諫草之稀不必盛世直臣之衆愈彰聖主讀臯益之謨可以觀矣

漳浦蔡　新葛山

奏摺

乞假省親劄子

竊臣材質駑鈍荷蒙

皇上

鴻慈豢養　內廷洊躋卿貳受

恩深重夙夜懷慚正當勉竭職守更何敢瞻顧私情惟

是臣生三歲而孤　臣母林氏守節四十餘年備嘗辛苦

乾隆十四年奉
旨旌表建坊臣舉家望　闕叩頭謝
恩感激涕零臣離母來京又有十四年臣母今年七十
三歲筋力漸衰疾病時有用敢仰懇
聖恩俯恤烏私
賞給臣假數月省親則臣母喜於見臣必益加康健有
生之年皆
聖主之
賜也臣當即來京供職勉効涓埃冀酬

高厚於萬一所有刑部侍郎事務並懇
天恩照例開缺

假滿回京恭謝劄子

臣於去年三月內蒙
皇上隆恩准臣回籍省親復荷
聖慈寛假誠亘古難遇之
殊榮實微臣有生之大幸也竊思臣一介庸愚屢蒙
聖明拔擢揣分知慚曾未有涓埃之報而受
恩彌重又獲遂菽水之私格外
鴻慈舉家淪浹臣母感激之下涕泗交頤趣臣上道勉
臣致身謂臣當竭忠以成孝戒臣毋負

主以辱親臣鏤骨銘心敢不勉盡駑駘益深砥礪以庶幾仰酬我

皇上天高地厚之隆恩於萬一

乞終養摺子

竊臣邊海庸材至愚極陋荷蒙

聖主隆恩豢養　內廷拔置卿貳涓埃無補夢寐難安

臣即捐糜頂踵萬不能仰荅

高深更何敢稍顧私情惟是臣母年七十六歲臣於乾

隆十八年懇

恩給假歸省在籍數月見臣母筋力就衰兼患眼疾迄

今復三載有餘每接家信俱云醫治未能痊愈雙目幾

於失明步履艱難形神消瘦臣心切憂惶罔知所措恭

逢
皇上孝治天下曲體臣工無隱不達臣母苦節近五十
年閩南距京師七千餘里道途修阻即音問亦難頻通
臣之隱衷尤在
聖慈矜恤之內用敢披陳下悃上瀆
宸聽伏冀
天恩准臣回籍終養俾得遂烏鳥私情以娛桑榆暮景
則
覆載生成之恩臣母子當鏤骨銘心永懷銜結於

世世矣倘蒙
聖恩俞允恭擬於七月跪送
聖駕巡幸木蘭之後束裝就道臣不勝激切悚惶待
命之至

懇辭尚書房總師傅劄子

竊臣蒙

聖主鴻慈准令回籍終養於乾隆二十二年十一月抵

家業經恭摺奏謝

天恩茲於十二月十九日接閱邸抄大學士等據臣觀

保面奉

諭旨嗣後阿哥應各專派師傅一員介福觀保蔡新張

泰開著爲總師傅欽此仰見我

皇上諭教之隆超越千古臣海濱賤士遭際

聖明豢養　內廷得侍
皇子講讀十餘年來仰承
聖訓竭蹶未遑會無涓埃之補難免愆過之叢幸賴
覆載生成之德曲賜矜全此皆微臣所夙夜鏤心撫膺
而跼蹐者也抵家以來未及一月復仰荷
恩綸邀茲
異數臣榮極愧生感深涕出伏念臣受
恩深重自通籍至今皆荷
聖明特達之知曠世之遇難逢而如天之德未報苟有

人心能不思奮當即星馳
闕下供職　內廷依
日月之末光聆
高深之明訓庶幾稍酬榮忝是　臣　此生之大幸也顧　臣
有不能自安者　臣　母苦節垂五十年前此茹荼飲蘖艱
苦備嘗未敢一一瀆陳
天聽幸逢
聖天子明天察地錫類推恩烏犢之私咸無失所　臣　母
仰沐

皇仁甫幸餘生之有托實荷亘古之殊榮現在年迫桑
榆眼目昏花形神消減疾病之侵殊難自保臣若遠離
膝下萬一疎虞辜
皇上教孝之恩臣之負疚更復何言又念　養正毓德
之地
睿慮已極周詳在事諸臣必能仰體
聖心勤加輔導尤非臣之譾劣迂疎所能禆補萬一者
也用敢瀝陳下悃伏冀
聖主垂憐始終矜全俾得祇遵前

旨在籍終養臣母子生生世世頂戴難名謹繕摺差家
人齎奏仰祈
天鑒臣不勝悚惶待
命之至

御賜母林氏歐荻延禧匾額恭謝劄子

乾隆二十五年八月恭逢
萬壽慶辰臣至京隨班叩祝嘏
皇上御書歐荻延禧匾額
頒賜臣母臣於十一月二十六日恭捧抵家臣母林氏
虔設香案率闔家望
闕叩頭恭謝
天恩感激難名伏惟
皇上明天察地錫類推仁孝治之隆超越千古臣母守

節五十餘年疊荷
榮施屢承矜恤玆以年屆八旬又復仰邀
曠典
特賁奎章
恩從日下用表荻教之勤劬福自
天中俾延萓齡於介祉臣母子銘刻不忘圖報無地惟
有瞻望
闕廷舉家焚香頂祝
皇太后萬年

皇上萬年壽考維祺與天無極臣不勝感激懽忭之至

乾隆丙申十二月初五日七十生辰蒙

恩特加賞賚恭謝摺子

本月初五日臣七十生辰荷蒙

皇上天恩特加賞賚

御書武庫耆英匾額梵銅無量壽佛

上用紅絨結頂冠皮裏補褂蟒袍朝珠如意荷包

欽差御前侍衛福昌安賚賜到家臣恭設香案跪接叩

頭祗領訖伏念臣生長邊隅遭逢隆盛值

聖圖之御宇附

恩膀以策名得窺中祕之藏旋備　內廷之直進陪講
讀祗攄章句之勤洊陟清華豈有文章之報仰荷我
皇上優加拂拭曲予裁成體其將母之誠教忠先孝勉
以承家之學篤舊推恩掄卿班而晝省先臍分使節而
冰衡屢寄何知亥步校天祿而持籌每軫寅趨近　紫
垣而摠巒分職忝中樞之重作人兼教胄之司慶順遇
於鴻毛幸加增乎馬齒念自
龍飛而竝仕受
知遇者四十一年久叨　鶴禁之侍書謹趨蹌者三十

二載茲屆七旬數甲雖自惜夫分陰何期
三錫重申欣向榮於寸草授
奎文而加賚出寶飾於　上方臣學本空疎竟襲杜家
武庫望非勳彥儼希洛社耆英章甫端華兼昇風人之
紽緎牟尼圓瑩更徵慧相於兜羅珍品便蕃多傳吉語
衡門照耀上燭祥霄自問何人膺茲
曠典沐
生成於　壽宇貞同稽古之殊榮驚
寵命於　光天莫喻銘心之獨摯

恩深報淺感極愧生臣惟有倍勵餘齡永依光於
舜日益堅晚節冀矢報於
堯年

乞假省墓劄子

竊臣邊海庸才遭逢

聖世由乾隆元年進士拔置詞館豢養　内廷四十餘年間躐致崇班

隆恩異數罕有倫比曾涓埃之莫報覺歲月之易馳去冬十月臣以冒寒痰嗽頓致筋力難支因於

召對之下自陳衰老懇乞休致重荷

聖慈優渥以臣犬馬餘年尚堪驅策未

允臣請臣退自思惟人生最難得者

盛平之世最難遇者
堯舜之君苟殘喘之尚存當竭力以圖報遽思投老林
泉計圖自逸原非義所敢出亦豈情所能安跪聆
恩綸實深慚悚幸自入春以來仰叨
福庇前恙已痊氣體亦覺加健用是不敢再申前請惟
是
聖人在上無不可達之下情臣自服闋至京又十六年
先世祖塋久未祭埽自營葬臣母之後一切封樹培土
亦皆草率從事閩南距京師七千餘里臣今年七十有

六若不及時丐
恩省視則未知何日得一瞻邱隴又臣蒙
覃恩榮封三世焚黃之禮未及舉行碑碣之制亦復闕
如臣身受
殊榮而泉壤未沾
光寵臣之私衷亦多負疚伏乞
皇上鑒臣愚忱
恩准給假一年臣省視墳塋諸事就緒迅卽回京黽勉
供職極知衰鈍萬不能仰荅

高深然幸覩
聖天子壽考維祺勵精於上在廷多一二皤髮之臣雖
虛黙朝班亦太平之盛遇也臣於前月
召見時畧陳衷曲荷蒙
俯允茲繕摺具
奏恭候
命下臣於五月中恭送
聖駕巡幸熱河後起行所有臣協辦大學士吏部尚書
兼管國子監事務應請照例開缺臣不勝感激悚惶之

至

報明到家日期恭謝劄子

竊臣仰荷
鴻慈准臣暫假旋里臣於五月十三日在南石槽跪送
聖駕即於二十日出京至八月初五日抵家一路山行
水宿曉夜無驚暑雨炎風形神不憊皆仰賴
聖主如天之庇覆育羣生故能使衰老殘軀遄行無阻
也抵家之日臣即宣示
聖恩恭懸
御製詩章敬告祖先式昭光寵凡宗親戚友來相問視

者仰瞻
天藻輝煌無不咨嗟太息謂閩南僻處海濱百十年來
未有之遭逢不意於臣遇之臣自顧何人亦不知何脩
而得此於
聖世也欽繹
宸章凡所嘉許皆非微臣所能受至我
皇上至誠無息之淵衷超越千古覺堯舜耄期尚有倦
勤之日而
聖主行健無非勅幾之時凡百臣工咸宜知勉臣非木

石豈敢自外
聖訓謹擬冬春徧歷邱隴祭掃先塋所宜修補舉行之
處措置就緒即於明歲夏初束裝就道瞻望
天光與在廷諸臣共効趨蹌之節同申嵩華之誠仰祝
聖祺與天無極是臣此生之大幸也

御製文三篇發示覆奏恭謝劄子

本年三月二十四日准兵部遞到軍機處交出

廷寄一封并

欽賜臣乳餅一匣臣跪接至家虔設香案叩頭謝

恩祇領訖敬啟緘封伏讀

上諭蔡新自上年五月乞假回籍迄今將屆一年此時自應起程來京供職近日身體精神若何殊為廑念如此時尚未能起程不妨具摺陳奏以慰眷注朕近作君子小人論雲上於天解濮議辨錄寄閱看其中議論理

解是否與聖賢經傳胳合至近日朝臣中詞章優贍者
雖不乏人惟蔡新究心根柢猶能守其家學朕素所深
悉蔡新接奉此旨如有所見卽行詳悉覆奏並著賜乳
餅一匣隨旨發往欽此 臣跪誦之下涕泗交頤不能仰
視自惟犬馬餘生分當與敝帚同棄乃荷
聖主矜全既恤其私情猶欲策以後效至於衰老精神
尚屢
聖懷行止艱虞亦邀
宸眷雖

天地覆載之德父母顧復之恩何以加茲臣原擬畢此三春經營邱隴即於四月初十日在家起程業經前摺

奏

聞茲復恭承

恩命自當星馳就道若欲稍展行期於心何忍臣雖頹齡暮景跋涉長途幸托

皇上如天之庇精神筋力可保無虞但恐水宿山棲炎風暑雨不能兼程前進遂次或多遲滯非臣所能逆料然總計七月初旬以內當趨赴　熱河叩覲

天顏庶臣心稍安耳伏讀
聖製三篇文追典誥論極皇王聖人有作不易斯言矣
臣紬繹
御論竊惟用賢棄不肖者帝王治世之盛軌務實不求名者臣子立身之大閑人才所關公私邪正之間而已不必別之爲君子小人也自後世多艷君子之稱而小人之竄入其中者益衆多惡小人之號而君子之互矜其品者益張遂使清議肆橫門戶漸開朋黨日熾而國是因以日淆此漢唐宋明之季所以淪胥也我

皇上明並日月廓然大公因物以付君子無所矜其長
小人無所售其術然猶兢兢於界之不明而跡之不可
不慎三致意焉此惟帝其難之盛心亦以戒臣下之務
名不求實者當知所警也又伏讀雲上於天
御解擅觀察之神體陰陽之撰尤非經生家所能窺見
萬一者易奇而法水上於天可謂至奇而其實皆陰陽
自然之運非法而何人知三垣七曜二十八宿之昭然
於上者爲天而不知地平之下其三垣七曜二十八宿
之運轉於下者莫非天也是地有時而在天上又何疑

於水之不在天上耶此皆儒者卽動靜無端陰陽無始之義程子特未之思耳惟我

皇上識超乎天地之外故能心入乎天地之中身建乎天地之極故能思通乎天地之表推之而若雷若風若火若山澤均有在天上之時確然可信此又隸首容成之所未及質而周髀渾天之所莫能外者也至坎變水言雲讀者多忽而不察一經

聖明指示然後知聖人維世之深心片辭隻字無非妙義非天下之至精孰能與於此耶又伏讀濮議

御辨所謂天之經也地之義也非天子不議禮然必
聖人而在天子之位故能以一言而立萬世之綱常如
有明興獻之議張璁桂萼之邪媚固不足道楊廷和等
之拘迂亦屬無當若宋濮議司馬光歐陽修皆號正人
稱達禮而持論各不相下厥後程子有皇伯父濮國大
王之稱似爲近之要亦一時之權宜而不足爲萬世之
常法也我
皇上操三重以寡民過據情直書而恩明誼美義盡仁
至以名則正以言則順信乎

聖人人倫之至也凡茲
睿藻所昭垂如日月之經天有目共覩論治則採舉措之源窮理則闡象數之精定禮則立彝倫之準宇宙在手萬化生心洵皇王之極軌也臣學殖淺陋井蛙之見不能仰窺萬一
皇上不以臣愚昧誘掖開示俾得與聞
至教兼荷
天語褒嘉臣踧踖靡寧誠感頌所難名亦一詞之莫贊惟有中心悅服永矢弗諼而已除恭錄寶藏外所有

發下原稿容臣抵京日親赴宮門投繳臣不勝感激
懽忭之至

途次捧到回摺恭謝劄子

竊臣於三月恭摺奏謝併奏起行日期茲於五月十五日舟抵杭州適家人賫捧回摺臣即於舟次跪迎叩頭

祗領敬啟緘封伏讀

硃批好一路緩行年高之人莫過勞熱河亦不必去九月回鑾迎駕可也近有幾篇文寄去想尚未接卿以為何如不可阿好過譽欽此臣跪讀之下感激涕零自惟犬馬頹齡屢荷

聖慈矜恤臣於四月初十日起程恨不能尅期前進仰

觀
天顏戀結之誠形於夢寐迺荷
聖主格外優容憐其老邁許以緩行戒勿過勞
天地父母之恩匪可言喻今　臣已抵蘇州水陸程途可
以按期無阻不致勞頓計至京之日
聖駕尚在熱河　臣違侍已久咫尺
天光若不得伸傾向之誠於理不順於心難安謹擬抵
京另覓夫輿輕裝就道一遂萬里瞻
天之願欣喜慶幸實不知有跋涉之為勞也至奉到

御製文三篇臣伏讀數十遍茅塞頓開心目俱豁竊惟
道在天地間如日月經天人多習焉不察蓋窮理格物
之功未至而好學深思之難得其人也我
皇上生知好古體道立教所謂得之聖性又加聖心者
故凡千古未發之蘊一經
聖明指示如撥雲霧而覩青天有目共見以臣愚陋何
足以知此蒙
皇上訓諭親切戒臣阿好臣則何敢謂臣過譽是臣欲
寫乾坤之大繪日月之光臣又何能惟有中心悅服一

辭莫贊耳前於四月初一日業經具摺覆　奏茲於舟

次再承

誨示不敢贅頌

抵京恭謝劄子

竊臣於本月二十四日抵京據留京辦事王大臣傳示
諭旨現在天氣炎熱蔡新抵京後卽到署辦事仍遵前
旨不必赴熱河請安等因欽此臣跪誦之下悚惕靡寧
自惟犬馬頹齡屢荷
聖慈矜恤前在舟次接奉
硃批令臣緩行不必前赴熱河臣萬里瞻
天戀結之誠不能自已當經具摺差家人賫　奏茲又
於臣抵京前期重

頒温諭凡時候之炎蒸道途之勞瘁無一不經
睿慮又以內閣吏部辦理需人令臣抵京後即到署任
事仰見
聖主愛護矜憐之至意與策勉期望之盛心委曲詳盡
臣曠職已及一載若復執拘硜之小節忘奉公之大義
益茲咎戾遵於是日赴內閣吏部辦事正在繕摺恭奏
間復欽奉
諭旨祭新若於七月初抵京即帶領六月分月選官前
來熱河引見等因欽此臣遵

旨俟帶領六月分月選官引

見之時趨赴

行在藉以瞻覲

天顏稍伸孺慕臣不勝感激慶幸之至

熱河回京恭謝劄子

本月十二日臣自熱河回京奉到
御筆詩章謹叩頭祗領訖竊臣假滿還朝遵
旨帶領月選官員趨赴
行在入覲
天顏仰瞻
皇上聖容和粹體氣充盈臣私心欣忭為天下臣民慶
無疆之福更蒙前席
賜對

格外優容慰問之勤訓示之切期望之殷雖家人父子
無以過此　臣　浹髓淪肌名言莫罄茲復
特賁
宸章寵榮逾分跪誦之下悚惕倍深伏念　臣　才謝曲江
望慚鄭國敢擬委蛇之度徒增鬒髮之華特以九齡彥
國所事者唐宋之君雖竭股肱而尚多艱鉅　微臣　所遇
者
堯舜之聖卽旅進退而安享昇平　臣　之遭際實爲過之
至學識之淺陋才器之凡庸方之古人無能爲役惟有

企前修以自勗凜

聖訓而弗渝　講席追陪竊希教學之相長班行逐隊

尤嚴指視之交叢益勵丹誠倍加敬畏庶不負

聖主教誨成全之至意除恭和

御製元韻業於熱河進呈

睿覽外所有奉到

御筆感激榮幸下忱敬謹繕摺恭謝

天恩

乞休致劄子

竊臣海濱下士遭逢
聖明由乾隆元年進士通籍五十年歷踐清華自編修洊躋侍講侍讀學士內閣學士刑工兩部侍郎吏禮兵刑工五部尚書中間屢典文衡兼司冑監報未効於涓埃
恩更深於覆幬洊陟黃扉實慚非據臣叨
皇上爵祿之榮亦已至矣而且豢養　內廷者四十一年與聞

聖訓之精深飫聆　講帷之緒論雖奉職無狀猶曲荷
成全臣叨
皇上知遇之隆又已至矣至於烏犢私情螻蟻下悃無
不可仰瀆
天聽者親則計其行程請養則寬以歲月追昔歲假滿
還　朝尤荷
聖慈矜恤
推恩下逮臣子亦邀曹署之榮凡
天語之褒嘉賞賚之優渥皆微臣夢寐所難安亦筆墨

所莫磬即在廷諸臣見之無有不代臣感愧者臣叨
皇上愛護矜憐之恩又如此其至也凡茲
異數殊榮屈指朝列罕見比倫臣刻骨鏤肝曷云能報
君遽圖自便豈復尚有人心所恨者犬馬之齒已衰疾
病侵尋不能自料臣向有痰嗽之症逢冬勃發春深則
漸平復茲自去冬以來已及半載日甚一日元正千叟
盛筵春仲
臨雍大典臣多方調治惴惴焉惟懼不克沐
寵光而襄大禮幸黽勉從事不致隕越以貽玷班聯此

皆

皇上至仁大德覆露羣工非微臣所能計及也嗣是春
寒雨雪調度失宜每逢朝班聚會咳聲相續痰涎滿地
雖同列不加訕誚臣亦自顧慚嫌加以耳聾脚弱心神
恍惚隔宿之事如隔歲年習見之人頓忘名姓至於
朝端跪起之間每虞顛仆雖
聖主包容許人扶掖而　國體所關甚鉅臣亦何能自
安氣候所臻實不獲已因於前月
賜對之下冒昧陳情懇乞休致蒙

皇上不加督責憫臣年邁察臣路遙猶以臣夏月較好
聽臣酌量行走臣反覆思惟雖父母顧復之恩何以踰
此顧臣非敢忘致身大義以宴安爲懷也亦非以殆辱
爲虞引古人止足之戒以自文其私也誠念 綸扉重
寄 殿閣崇班猥以老邁龍鍾之身據爲持祿養安之
地莫報毫芒徒慚衾影實臣所驚顧靡寧撫膺而跼蹐
者也用敢再申前請伏乞
皇上解臣職任俾得一意調攝夏月咳嗽稍寧筋力稍
健可無長途跋涉之虞恭送

聖駕巡幸熱河以後漸次收拾統於夏末秋初取道潞河歸骸故里倘蒙

皇上如天之庇稍留晷息恭遇

八旬大慶之年尚覬扶曳瞻

天代衢巷以祝三多同華嵩之呼萬歲犬馬餘生於願足矣臣不勝激切依戀悚惶待

命之至

報明抵家日期恭謝劄子

竊臣仰荷

聖慈恩准歸里自本年七月初六日出京由直隸山東江南浙江入福建凡經五省計程七千有奇以十月初十日抵家其間由陸而水由舟而輿江河灘嶺皆所徧涉而臣以羸老殘軀銜

恩載道長途跋涉無風雨之阻無疾病之侵道路安穩身體頑健迴憶奏辭恭摺內奉到

硃批一路平安四字

皇上天覆地載之恩丕冒羣生真無一處不周無一夫
不被而臣實親受之抵家之日解釋歸裝恭懸
御製寵行詩章並
頒賜上方珍品告之祖先用昭榮寵遠近親朋咸來瞻
仰見所未見臣因宣揚
德意備陳殊遇謂此皆非臣分所應得總由
壽宇純禧斂時敷錫臣遂得以曠世遭逢一時際遇如
芝菌微植向榮於陽春雨露之中而
聖主禮意恩光保全始終榮飾進退凡在班聯咸知觀

感不但微臣一身一家長懷銜結也臣受
恩已極圖報末由惟與父老子弟互相勸戒秀者迪以
詩書愿者安於耕鑿勉爲
盛世循良此臣居鄉報
國之心所不容自已者也至臣服食居處亦當謹慎調
攝以期副
聖主愛護成全之至意兾遂微臣祝
釐舞蹈之初心犬馬餘生實爲至願雖未知果否有此
福分然不敢不仰體

聖慈知所自愛也所有感激下忱併抵家日期謹繕摺
差家人賫　奏併繳
硃批二件伏祈
聖鑒再臣閩省毗連浙東數郡年穀豐登爲數年僅見
民情恬熙允稱樂歲合併奏
聞

御製文四篇發示覆奏恭謝劄子

本年二月二十三日准巡撫徐嗣曾自省垣遞到軍機處知會正月初八日奉
旨寄交臣
硃批諭旨一道
御製文四篇並
賜菓乾一匣臣恭迎至家虔設香案望
闕叩頭謝
恩祇領訖伏讀

硃諭卿佳否聞卿家居戒飭族衆甚屬安靜朕甚嘉之所謂身江湖而心魏闕也近作數種寄去看在朝竟無可與言古文者不可阿好徒頌據見奏來以爲何如菓乾幾種並寄欽此臣跪誦數四感激涕零自惟羸老殘軀仰邀

慈眷養疴林下幸賜息之猶存得與鄉族子弟講明孝悌忠信之道秀者迪以詩書愿者安之耕鑿即游惰無恒產者亦使懷刑畏法毋爲

聖世莠民此皆

皇上再造之恩亦微臣職分當爲之事也迺蒙
天語褒嘉益增慚汗至臣學識謭陋毫無足錄丐休以
來茅塞益深顧
皇上猶以爲可教
示之鴻文誘掖備至是臣有生之大幸也伏讀
聖製開國方畧序竊歎自古開剏之隆未有如我
大清者三代而降以漢明爲優然亭長寺僧尚滋物
議我
國家肇造海東高山天作而能以一旅一成興基業而

定中原何其盛也然自俄朶里以逮赫圖阿拉丁邦家
之多難值明政之不綱我
太祖問罪興師躬擐甲冑薩爾滸一戰破明師四十萬
而遼瀋遂定其創業之艱難又如此此開國方畧之不
可無作也臣久侍　禁廷親見
皇上每日恭進
實錄
聖訓無間寒暑所謂不忍觀不忍言而落淚者五十餘
年如一日也然而不忍不觀不忍不言者則千萬世之

鴻圖寶鑑也誠使千萬世子孫讀此而以
皇上之孝思爲心則必以
祖宗之志事爲事兢兢業業以祈
天永命奠丕丕之基又何有治亂循環之足慮哉伏讀
御製讀史一論竊惟古稱戡亂以武致治以文世多韙
之故陸賈對漢高馬上之語遂相傳以爲美談一經
聖明指示而其說之罅漏始見三代以來開剏之君未
有不以馬上得之也既得之後以開國之規爲不可復
用一切去之試觀詩書所載蒐苗獮狩之法伍兩卒旅

之制車甲器械之需步伐止齊之節何一非馬上之事耶漢祖何事詩書之說固不學者之過賈稱說詩書者而亦以此為不可以治將詩書所稱皆虛車之飾無當實用者耶周自放牛歸馬以後至於成王其去馬上之時遠矣而周公立政一篇於克詰戎兵之訓三致意焉賈何未之知耶若夫

聖武布昭平伊犁定回部勦金川當木蘭行營軍書旁午而指揮動合機宜此尤馬上之治智勇天錫而非漢唐以來令主所能髣髴萬一者也又伏讀

御製書光武大破莽兵於昆陽一事自古帝王之興必實有應天順人之舉內斷之心外觀之世毅然不惑有莫之爲而爲莫之致而至者當光武之絳衣大冠諸家子弟皆驚謂謹厚者亦復爲之及其以千騎而犇敵衆也諸將復曰劉將軍平生見小敵怯今見大敵勇甚可怪也此豈漫無所挾持而貿貿焉與阜賜尋邑輩較匹夫之勇哉後之作史者能見及此識天人之向背敘王業之刱垂以定後世之法戒斯爲良史而范氏顧未之及也徒以戰功之烜赫不鋪張揚厲不足以炫耀斯人

之耳目乃稱莽驅諸猛獸虎豹犀象以助威而不顧措詞之不經後之讀之者亦遂詡其文辭之壯麗奇瑰而不顧其立言之荒誕一經

大聖人指示不特作史者知所取裁即讀史者亦知所折衷矣又伏讀

御製夢辨一篇凡人老則氣衰氣衰則志餒大賢以下容或有之聖人則不然聖人之志光於日月聖人之氣塞於兩間雖一身之血氣亦有時而衰其於正大之氣無損也即於清明之志不動也聖人奚嘆焉聖人所嘆

者以天人係屬之道而阻於時數無可如何故不禁感傷焉曰吾衰蓋歎道之衰而非嘆身之衰也不復夢見周公蓋嘆己之道不得如周公之行於時而非嘆己之身不得因寐而見周公也執是以推而凡至誠之前知眞人之無夢以及幽漠漸泊之變幻莫可紀極皆可以理斷之而不誣而占夢之官可以不設矣非窮理之至精其孰能如此耶凡此

睿鑒之昭垂無非至道之流露大而經國遠猷細至詞章訓詁無不可爲奕禩之遵守羣言之折衷在廷諸臣

雖日侍 禁近猶莫贊一詞況謭陋如臣衰朽日甚何
能仰測
高深於萬一迺
皇上不忍棄之教育之外使得與聞
至教且戒以阿好徒頌臣中心感悅口所欲言筆不能
達惟有服膺
聖訓永矢弗諼耳除恭抄寶藏外謹將發下原稿恭繳
臣不勝感激欣幸悚惶之至

御製詩發示並
賜節物覆奏恭謝劄子
本年四月十九日准福建巡撫徐嗣曾遞到
御賜木匣一個
賞臣葛紗色紗共六疋扇一匣香袋香串各一匣藥錠
二十包手巾二條又於二十三日遣人賫到臣回摺
硃批諭旨一道
御製詩一首臣兩次虔設香案望
闕九叩謝

恩祇領訖隨將
御賜節物分賞臣闔家男婦長幼孫曾俱皆佩服　上
方珍品同霑
聖澤伏讀
硃批覽卿一片誠懇之言如親見面論文矣臘雪太優
正月一切行慶甚佳至二月望後則畧望雨日引月長
雖屢微雨總未霑足加之臺灣逆賊尚未剿盡邇來意
甚焦愁雜言一章寄示可知朕況節物數種並賜欽此
臣跪誦數四感激悚惶不禁涕淚沾襟伏念臣才識凡

庸生資魯鈍自幼讀書家塾僅通章句通籍以後侍直
內廷者四十餘年時聆
天語備承
聖訓凡未讀之書未聞之論耳濡目染遂有一隙之明
是人之讀書多在壯盛之年臣之讀書乃在宦成之後
今雖退老林泉
君師之明訓未之敢忘春間蒙發下
御製文四篇臣捧讀百遍歡忻舞蹈不能自已方愧井
蛙之見不足以仰測

高深乃
皇上既鑒其誠懇復詡以論文此臣所撫膺跼蹐惕息
靡寧者也至
皇衷之茂對與天時人事相爲感通凡臘雪之優霑元
正之行慶以及望雨之誠求治之切無不形之歌詠一
一開示愚蒙肫然藹然若父母之於子悲愉欣戚欲其
共喻者臣敬繹
宸章都俞之意少吁咈之情多至邇來意甚焦愁雜言
一章寄示可知朕況臣跪誦之下不禁感咽失聲不能

仰覩草野愚忠竊見
皇上春秋之高勵精之勤至於如此斯即稍節萬幾之
勞以迓無疆之福豈非臣民之至願而乃雨暘之偶愆
暵溢之梗化動形
宵旰顧瞻咨嗟臣受
恩最深戀
主之誠不肯獨後於庸衆而優游彌性之休亦未敢遽
形於芹曝之獻知
堯湯之用心非臣下所能窺測也惟有益勵誠懇仰祝

聖祺與天同壽永永無極庶畢餘生之大願臣不勝激切悚惶之至